資治通鑑補

得食是日德光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德光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德光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而氈裘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皆俛首不敢仰視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乃誚之曰爾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且素聞崧道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德光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鎭晉之藩鎭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

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史建瑭事晉王克用以及莊宗皆有戰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威晉既亡復舊名德光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及河德光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德光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陳橋在陳橋門外有陳橋驛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德光又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德光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他人取之乎德光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

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溼上國之人不能居也（時僞方割據者謂中原爲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爲上國）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他人取之乎德光曰我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德光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制悉以唐兵授晉（事見二百八十卷晉天福元年）既而反爲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曏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閒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德光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契丹封趙延壽爲燕王故稱之爲大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

分遣還營　契丹主耶律德光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為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卷晉天福元年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為人雄健好施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始見於此為後得國張本癸卯敕晉主石重貴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重貴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所經州縣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為獻衛兵擁隔不使相見皆涕泣而去至於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重貴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吾家何負為此賊所破

慟哭而去　是時契丹既滅晉中國大亂而楚王馬希範奢虐無度
既酗弟希杲因處士戴偃益無所忌憚遂起會春園嘉宴堂其費
鉅萬加賦國中民不堪命牙將丁思覲知馬氏必敗乃廷諫曰先
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
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眞霸者立功之時誠能出
兵襄陽以趣京師倡大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柰何耗國用而
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希範不聽思覲瞋目視希範曰孺子終
不可教也乃扼吭而死　癸丑蜀主孟昶以左千牛衞上將軍李
繼勳爲秦州宣慰使（蜀以何重建降遣使宣慰之）　契丹主耶律德光以前燕
京留守涿州劉晞爲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
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爲橫海節度使族人郎五爲鎭寧節度使

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爲趙匡贊後以河中歸漢張本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佺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彥超無所詣史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據涇州拒史佺契丹勢稍沮　晉昌節度使趙在禮聞契丹入汴自長安入朝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初晉之絕契丹也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福七年　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耶律德光入汴繼勳入朝德光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德光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謂人曰契丹

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天成元年）我此行良可憂德光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剌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九域志自洛陽東至鄭州二百六十里）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德光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訴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廷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德光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德光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梁之開封府爲東畿洛陽之河南府爲西畿此唐制也唐制兩京除赤縣外餘屬縣爲畿縣）及鄭滑曹濮數百

里閒財畜殆盡鄴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次言之則上文所謂東西兩畿爲畿縣德光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畜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晉主行重貴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事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開運二年按陽城之戰晉師大捷無緣有散卒歸河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時也又得吐谷渾財畜事見前開運二年由是河東富强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與契丹結怨知遠知中國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

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安陽漢侯國故城在湯陰東晉魏時省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道縣於安陽故城仍爲鄴縣隋又改爲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鄴城則在縣之西北十里）奉三表詣契丹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南川謂晉陽城南之地）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耶律德光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拐老人拄杖也歐史曰王峻持拐歸虜人望之皆避道）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德光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郭威言於知遠

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州度河則洛州河南府皆唐書地理志潞州至洛州四百七十里）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按五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天福八年進冊皇后張從恩蓋后族也）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副使者節度副使也）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王建立事唐明宗見紀任及事晉高祖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唐主李璟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為燕王為之副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他日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投足遠方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己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己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

唐主怒解乃止按是時陳覺馮延魯攻福州史言其常時非必拘此時也張易謂景遂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遂多辭疾不預易性豪舉尚氣而能諫規人過嘗為歙州通判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欲挫之而無因適匡業召易飲易乃先自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何醒愕然不敢競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糊義唶嗚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扶就馬自是見易則自愧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唐主李璟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唐末喪亂諸陵多遭發掘南唐自謂紹唐之緒故請修復也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虞部員外

郎韓熙載上疏以爲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

契丹主耶律德光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德光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德光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德光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德光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德光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

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恆州爲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德光取筆塗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乙丑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扼散關則北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　丙寅蜀主孟昶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山南兵興元兵也）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古者除王畿之外八州八伯所謂十國而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者也周分天下以爲二伯自陝以西召伯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王室亦以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所謂我爲伯者也石晉以劉知遠爲北面都統故亦以許爲方伯）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請厥）

謂當時諸藩鎮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武節軍劉知遠所置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福八年滎澤縣晉屬鄭州九域志滎澤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己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潞城古邑也隋置潞城縣屬潞州九域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劉昫曰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里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

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

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虜衆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虜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晏徐州人暉澶州人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括率錢帛見上正月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蜀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固鎮　甲戌晉主劉知遠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晉書壽陽縣後魏改曰受陽縣隋開皇十年改并州南受陽爲文水分界東故壽陽置受陽縣唐屬太原府聞已過恆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承天軍在井陘縣娘子關西南太原府廣陽縣界宋朝太平興

開運四年改賜爲平定軍縣有承天軍寨在太原府南三百五十里故晉主石重貴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契丹置錦州置木葉山金人升城置錦州屬平燕京一千四百一十五里遼元觀日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使木葉安昌與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重貴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事見上卷開運三年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耶律德光聞晉主劉知遠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昭義軍潞州彰德軍相州河陽軍孟州自太原西南出兵潞州兵衝也自潞州東下至相州至相州南下太行則至孟州故皆命將控扼　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

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晉主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晉主令暉襲相州[illegible]唐書地理志滏陽漢武安縣地隋置滏陽縣唐屬磁州屬州治所九域志滏陽南至相州六十里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亥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王表晉陽言其狀　戊寅晉主劉知遠至晉陽自承大事在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

厚人無怨言晉主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與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伺昭悅歸第執送東府己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運二年）　晉武節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王暉附契丹見上卷上年）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晉主劉知遠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歸款晉陽初契丹主耶律德光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及從朗既死民相率共殺熙　契丹遣使賜趙

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晉主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陝州據河道之要自河東入洛汴則其咽喉也矩因勸晉主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晉主善之辛巳以暉為保義節度使侯章為鎮國節度使保義節度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為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校王晏先皆為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既賞其功不遷為昭指揮使忠武 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眾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降晉陽。契丹領昭義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浮航部藤勝浮梁 縱兵大掠圍耶律郎五於牙城澶州牙城蓋在北城契丹主耶律德光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

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李守貞杜重威既擇契丹復契丹主南人非遂爲衛
晉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瑯退屯近郊去賊三十里去近郊道
弟超奉表求救於河東發未齊主劉知遠厚賜超遣還瑯兵敗爲
契丹所殺　蜀主孟昶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　延州
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闇而貪將士作
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以允權家世延帥高萬金兄弟自梁以來帥延州推爲留
後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允權爲侍衛令附蕃記云前錄事參軍退居田里漢高祖實錄云允權爲延川令會周密以允權故將之子
衆與豪人締結移爲州主簿密後以闇而貪自推許操足務允權乘其民怨時以言關之復遣親燕者備諸部衆心遂推貴本云允
權爲延川令密辟爲錄事參軍今從之居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闕以周密爲延帥校晉少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
統軍周密爲彰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授今從漢高祖實錄據西城新史曰延州有東西二城其中隔以深澗密應州
人也　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　契

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耶律德光賀平晉國德光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故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爲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趙延壽妻唐明宗女燕國長公主也晉高祖天福元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入北矣今復從延壽至大梁故王淑妃詣之會禮契丹主耶律德光見而拜之曰吾嫂也契丹主以唐明宗年長於己爲兄故拜王淑妃爲嫂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劉遂凝以劉鄩舊因王淑妃以求節鉞德光以從益爲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爲安遠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鎭復歸于洛德光以張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右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位罷爲太保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耶律德光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

如此亟遣泰甯節度使安審琦武甯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
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埇橋在宿州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
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
公入城欲劫符彥卿爲質以取徐州也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
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
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
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耶律德光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
閤禮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
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
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
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
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燕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
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
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
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

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今按五代會要有入閤儀司天進時刻牌閤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輦至崇明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嚮捲簾官拜訖鍇叫訖閤門斷契訖閤門承旨喚仗訖閤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訖細仗相次入訖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訖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訖金吾將軍奏平安訖文武自宮入通事舍人揖殿歛靴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閤門使喝拜指笏舞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臣班首一人至近前又兩拜舞蹈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宰臣於東西踏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宰臣近前奏事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閤門仗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待制歸位齒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蹈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奏事准上次監奏御史向揖殿出次閤門承旨放仗次閤門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捲趨官門外祗候次下簾皇帝上禁歸內又按歐史梁太祖乾化元年九月辛巳初御文明殿入閤則入閤儀梁所定也旣唐之正牙朝會其儀略而對而五代謂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爲書則其儀爲一時之上儀矣姑備錄之以誌朝儀之變文明殿洛陽宮之正衙殿也崇元殿汴宮之正衙殿也薛史曰梁制每月初入閤望日延英聽政後唐之制朔望皆入閤

德光大

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既而顧馮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百姓雖佛出世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晉主知遠竊河東雜稅戊子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辛卯尚允權奉表降晉陽晉主劉知遠諭允權聽用密詔行在密遂棄東城奔晉陽

壬辰高彥詢以丹州降晉陽丹延亦歸於漢矣 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孟昶命漢韶詣鳳州行營 契丹主耶律德光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契丹謂其國爲上國 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德光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德光

欲縶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遣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府爲汴州防禦使今復盛唐之舊以爲節鎮欲兼華夷而撫之也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德光后翰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能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日久不能進退吳越國本唐兩浙地故謂之浙兵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眾而走孟堅戰

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衆出而取其城唐兵攻福州劉洪進當東南面故曰爲東南守將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泉福相爲脣齒福州平則泉州爲之次矣此留從效之所不欲也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自福州還也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唐末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留從效先是以泉州兵擊破福州兵又曾南唐兵留福州故云然南接嶺海瘴癘之鄉漳泉之地東南際海西南接潮州嶺南之境也地險土

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秋穀成熟徵租至冬穀畢收斂帛於夏即謂二稅也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李璟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留從效自此據有漳泉　契丹主耶律德光將歸遣使謂唐人曰晉少主違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為中原主唐使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爾主不忘舊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亦遣使報聘既而唐主璟歎曰關役微矣其能抗衡中原乎　壬寅契丹主耶律德光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德光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德光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

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蜀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鎭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錢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弘倧爲丞相（爲宏倧副閩丞本） 庚戌晉主劉知遠以其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曰薛史云崇爲祖從弟王保衡晉陽見聞錄云仲弟歐陽史云母弟今從實錄） 辛亥契丹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耶律德光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德光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宏斂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

謀聚州應晉陽德光執而詰之穀不服德光引手于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時德光已病因好謂穀曰我南來時人傳爾語云我必不得北還爾何術以知之今我疾甚如能救我則致爾富貴穀曰實無術蓋爲人所陷耳詞氣益嚴穀乃釋之時省中書舍人陶穀頗工曆數嘗謂同輩曰西南五星連珠漢地當有王者出契丹主必不得歸國時人苦契丹之暴競傳其語而德光聞之誤以爲李穀故詰之) 晉主劉知遠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宏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兩使節度觀察也)

癸亥晉立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　契丹主耶律德光見所過城邑邱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燕王謂趙延壽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張礪從趙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將以兵中國　甲子晉主劉知遠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密州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於太原更名從阮避帝名也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爲節度使折從阮本領振武節又兼府州置節鎮以寵之歐史曰升府州爲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鎮以隸之又以河東左都押牙陝人劉銖爲河陽節度使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晉主劉知遠遣史宏肇將步騎萬人救之丙寅晉以王守恩爲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爲彰武節度使又以岢嵐軍使鄭謙爲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彰國軍應州時屬契丹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

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憲州九域志憲州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縣地嵐憲二州相去九十里而已　晉主劉知遠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宏肇為前驅又遣閻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　契丹主耶律德光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自汴泝河自河陽取太行路以歸其國也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河陰在河陽東南相去百六十二里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眾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

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爲鄭王〔去年方太以安國留後降契丹契丹主蓋命之領武定節度使武定軍洋州〕時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梁太祖兄存之子友倫封密王乙蓋梁亡之後避禍爲僧也〕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衮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欲與戍兵俱西至洛陽〕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卻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後唐郊天壇在洛陽城南〕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

臣實錄方太傳云劉晞北許田復有潁陽妖巫姓朱號神聖王聚眾于洛南郊天傳叛其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疊虛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今從陷蕃記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由此觀之契丹嘗命方太鎮河陽史逸之也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蕭翰時鎮大梁晞疑潘環構其眾遂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宏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宏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宏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剌退保懷州崔廷勳欲歸河陽河陽已為武行德所據故保懷州以逼河陽九域志懷州南至河陽七十里辛未詔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德光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唐主李璟以矯詔敗軍

皆陳覺馮延魯之罪（陳覺矯詔事見上卷晉開運三年）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

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賞罰者帝王

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阼以

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聦

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昔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

言讜論首罹讒逐雍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遂擅威權御史

張緯忤觸權要以越職貶官嚴續國之懿戚不附姦憸亦遭排斥

張義方上疏正論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

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

遂拔常夢錫居宥密蕭儼為侍從張緯為赤令于是羣小疑懼結

酷吏司馬正彝為同惡之濟迫脅忠臣枉法貨逐羣凶勢力可以

同天在外者擁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通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左傳杜預曰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徒精銳者斧北貫進者死亡取侮隣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誣譏毀之於中正彝抗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延己與岑猶在左右本根未殄枝餘復生延己蔽惑天聽斂怨歸上作為威福專任愛憎以紊綱紀大壞刑賞失中岑讒疾君子交結小人進佞倖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為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作岑折衝俗戚取與繫岑一言比者天兵敗衄流內震驚將喪宗社之蒸安臨刻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輿情請去四凶方祛衆怒唐主以文蔚所言太過怒貶江

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初延魯銳于進取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其兄延已詰之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利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悒悒循資爲宰相也及是身被五木鎖鑰甚嚴延已歎曰弟不肎爲循資宰相乃一至於此兄弟遂爲讎隙宋齊邱以嘗薦覺使福州事見上卷晉開運三年上表待罪不問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已爲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埸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已罷爲太弟少保貶魏岑爲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邱黨與必爲禍亂齊邱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而熙

載生平實不能斂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頵舉州降蜀蜀自是盡有秦鳳階成之地　奉頵晉之宗屬也　契丹主耶律德光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寶元年改為臨城縣宋白曰欒城縣本漢關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關縣故城置欒城縣九域志古欒城晉欒氏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一百三里欒城縣在鎮州南六十三里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于此時人遂以為地名宋白曰殺胡林唐天后時襲突厥至胡死于此故名考異曰實錄云二十日乙亥卒今從陷蕃記　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趙延壽恨德光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范成大北使錄自欒城至恆州六十里　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

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恆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德光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甯壹如故則葬汝矣（給其體國而伐至於耗竭部落不安也）

晉主劉知遠之自壽陽還也（見上二月）遣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晉主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符習成德將歷事唐莊宗及明宗）

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

於待賢館上事上事者言欲禮上以領權知南朝軍國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遜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二

丁未五月乙酉朔永康王耶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所館者兀欲所館之地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言其妻方自契丹中來甯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閱一日兀欲至待

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西州府署也）宣契丹主遺制（遺制乃欲自爲之也）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德光取中國以西州爲中京）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辛卯晉以絳州防禦使王晏爲建雄節度使（王晏守絳州見上卷是年二月）

晉主劉知遠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鎮州時爲西州契丹所據鄴爲魏帥杜重威）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晉主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眾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

陝晉二鎮相繼款附(陝晉歸附事見上卷上作)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宏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九域志自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絳州南至陝州二百五十里自陝而東則至洛州)晉主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自後唐以來以太原爲北京)(是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告諭諸道　甲午晉以太原尹劉崇爲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爲副留守河東幕僚眞定李驤爲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爲馬步指揮使以佐之(李存瓌等後遂爲北漢佐命)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是日劉晞棄洛陽奔大梁(以人心歸漢知不可守也)　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鎮南軍洪州時屬唐)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初天策府學士拓拔恆嘗諫諍希範惡

而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其忠乃召之託以希廣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潭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府學士李宏皐鄧懿文小門使楊滌小門使諸鎮皆置之掌門戶之事府有營集則執兵在門外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朗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馭朗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拓拔恆亦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希廣第三十五希萼第三十藩府將吏稱府主之子為郎君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考異曰十國紀年五月己丑希範得疾集屬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湘故事希廣又不能彊弱猶豫之明日眾口勸上乃受軍府排衙賀之以

其事奏聞朝廷亦以希範臨終之日遺言付希廣案希範存時
若已集將官僚位希廣則歿後將佐誰敢異議必彥瑫等假
託希範遺令也今從湖湘故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恆皆稱疾
不出為馬希萼攻殺希廣張本丙申晉主劉知遠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
丁酉史宏肇奏克澤州始宏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晉
主以宏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
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宏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
矣晉主未決使人諭指於宏肇宏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
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晉主乃從之宏肇遣步將李萬超說令奇
令奇乃降宏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
逼河陽張遇帥眾數千救之戰於南阪遇敗死太行南阪也武行德出
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北軍謂契丹聚于恆州之

軍崔廷勳等在南故謀北歸之策耳此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宏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宏肇將至廷勳等擁眾北遁澤州南至懷州一百二十里耶律兵又進而迫之故遁過衛州大掠而去九域志懷州東北至衛州二百九十三里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宏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宏肇為人沈毅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晉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宏肇之力也晉主由是倚愛之辛丑晉主至霍邑霍邑漢彘縣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五里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所以絕匡贊北顧之心

〔考異〕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改明德殿爲滋德殿群史曰以宮城南門同名故也契丹遣蕭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蕭翰破鎖奪宮人執環

燒鐵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晉主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己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王淑妃母子自晉入洛以後常居洛陽是年二月至大梁尋還洛）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耶律兀欲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己赴恆州（兀欲時尚在恆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徽陵唐明宗陵寢宮所在之所謂之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為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為樞密使（甄城漢古縣也自唐以來帶濮州）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為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巡檢（北來謂先從契丹主自北而來者）松徽之子也（王徽相唐僖宗）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為從益宿衛壬寅翰及劉晞辭

行從益餞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高行周唐明宗舊將時帥歸德王淑妃欲以舊恩召之爲衛武行德於河陽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皆未忍叛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北救謂契丹之救也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爲燕兵計文安漢縣唐屬莫州以敵國七維在國之大界言則唐之瀛莫皆燕之前界以唐諸道節度言之則瀛莫盧龍巡屬也故劉審交家於文安自謂燕人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翟光鄴策

彥韜從晉主石重貴北遷見上卷本年正月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爲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兀欲幽太后於阿保機墓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囚述律后於撲馬山又行三日始至西樓歐史曰契丹於阿保機葬置祖州祖州東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樓也今並錄之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爲樞密使兀欲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 初契丹主耶律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宏南宮縣屬冀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二里都虞候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高唐英契丹所署也見上卷是年四月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及是唐英聞漢主劉知遠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宏暉殺唐英繼宏自稱留後遣使告變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宏爲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爲

磁州刺史契丹安國節度使高奉明聞唐扶死心不自安請於廳答署馬部都指揮使劉鐸爲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恆州那相鐸不能守恆州安能孤立哉爲諸將逐麻答張本 漢主劉知遠遣使告諭荊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漢主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自唐以來新君踐阼則遣使加恩於諸鎮 唐主李璟聞契丹主耶律德光卒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唐主自謂出于吳王恪故云然以左右衛聖統軍忠武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略北方聞漢主劉知遠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午漢以馬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漢主劉知遠曰趙匡贊契丹所署見上卷本年正月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

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屯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爲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爲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爲李守貞據河中張本）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爲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吳越王錢宏倧以其弟台州刺史宏俶同參相府事　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李仁達降唐唐賜名宏義編之屬籍及其叛唐爲唐所攻求救於吳越而宏字犯吳越諱改名爲達其弟先名宏通亦止名通）自詣錢唐見吳越王錢宏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既而孺贇悔懼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請宏倧從之（爲李孺贇叛誅進思不自安張本）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開運三年）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宏璲質

於麻荅以求援趙延壽之入契丹也留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趙延壽為契丹主兀欲鎖之北去）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為張璉助杜重威以守張本）麻荅遣其將楊袞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漢主劉知遠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為慕容彥超縱恣陵轢高行周將帥不和張本）辛未遣楊邠郭威王章皆為正使（帝即位于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為正使）時兵荒之餘公私困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北來兵謂從帝及史宏肇自太原來者朝廷兵謂晉朝舊兵）章白漢主劉知遠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庚辰還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高祖湍文祖明元皇帝曾祖昂德祖恭僖皇帝祖僎翼祖昭獻皇帝考琠顯祖章聖皇帝妣皆為皇后凡六

廟其諡號及樂章舞曲皆吏部尙書判太常卿張昭所定也昭郎昭遠避漢主諱故改焉　契丹將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宏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卽斷其首以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主劉知遠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漢主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劉鐸爲契丹守九域志洺州西北至邢州九十里鐸請兵於麻荅

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為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眾心怨憤聞漢主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强猶豫未發會楊安等兵出（楊袞并懷州 楊安攻洺州）契丹留恆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鐘為號辛巳契丹王耶律兀欲遣騎至恆州召前威勝節度使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鐘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

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幷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恩州時屬南漢境白再榮遙領也狐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懼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備者竄匿八月壬午契丹自北門入恆州牙城北門也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恆州東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與義武節度使耶律忠合忠即郎五也郎五初寇澶州而兵敗又使鎮定州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爲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爲留後時李榮功

名李榮先據甲庫授兵與契丹戰諸將皆推其後故論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授兵漢主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唐有飛龍使及小馬坊使梁改小馬坊爲天驥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爲左飛龍院小馬坊爲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二年改左右天廏坊熙寧二年又改左右騏驥院使白再榮貪昧猜忌諸將奏國軍主華池王饒晉氏南渡以後南北兵爭各置軍主隊主之官將帥以下無異識此時奉國軍主通鑑因舊史成文猶言軍帥耳非官名也慶州華池縣隋所置宋熙寧中省華池縣爲寨領屬合水縣其地在慶州之東南宋白曰華池本漢歸德縣地即洛源縣隋仁壽二年於今縣東北二里廢多汗故城又置華池縣南有華池水故名恐爲再榮所併詐稱足疾擁衆門樓嚴兵自衛司天監趙延乂誓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以李崧和凝久爲相家富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崧凝各以家財與之又欲殺崧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幾三千人恆舊鎮州也豈獨公

之力耶纔得脫死遽欲殺宰相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麻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恆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楊袞至邢州聞麻荅被逐即日北還楊安亦遁去李殷以其衆降漢詔旌孝子范文通文通父藏為西水縣令卒於官文通葬之廬於墓側以至孝聞有盜發藏冢羣虎逐之虎見文通則弭耳而去庚寅漢以群懷讓為安國節度使劉鐸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讓詐云巡檢引兵向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知而不問　辛卯漢復以恆州順國軍為鎮州成德軍改恆州及順國軍見二百八十卷晉天福七年　乙未漢以白再榮為成德留後踰年始以何福進為曹州防禦使李榮為博州刺史踰年之後乃知逐麻荅為二人之功始賞之　漢敕

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併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邨民劉昫曰平陰漢肥城縣隋改平陰縣屬濟州唐屬鄆州九域志平陰縣在鄆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順安世家說曰古無邨名今之邨即古之郊野也凡地在邑中則名之爲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製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都人士車駒其都足也郊外則名之爲野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所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詩謂冶好爲都粗悍爲鄙本此爲義也隋世已有邨名唐令在田野者爲邨置邨正一人則邨之爲義明矣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謂爲河東節度判官時也漢主劉知遠生日令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無輕重盡殺之還報曰獄靜矣及爲相朝廷草創漢主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人相決事皆出胸臆不拘舊制

雖事無留滯而用舍黜陟惟其所欲漢主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爲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　楚王馬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遺兄希萼書言劉彥瑫違先王之命馬殷遺命見二百七十卷唐長興元年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朗州來奔喪乙巳至趺石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朗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今潭州西北有碧湘門馬氏蓋立宮於湘門之側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甯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萼詗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　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

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漢以錢宏倧為東南兵馬都元帥鎭海鎭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漢襄州以漢兵北討鄴州未暇南救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卻之又攻漢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九域志荊南府北至襄州四百四十里東至郢州三百二十里乃絕漢附於唐蜀初荊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為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唐主李璟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為鎭南節度使　南漢主劉晟稱帝中國既有漢故嶺南之漢書南漢以別之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宏弼貴王宏道定王宏益辨王宏

濟同王宏贊益王宏建恩王宏偉宜王宏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尚玉樓之頸試劍遂斬其頭　初漢主劉知遠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爲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與翰林學士李濤善因薦之曰昔濤乞斬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福七年）陛下在太原嘗重之此可相也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謂二將討杜重威事始上閏七月）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爲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主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竇貞固司

空兼門下侍郎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附註）貞固少時嘗中蠱遂覺有物贅在喉中飲食每爲噎閡及拜相日卽大吐有物狀如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人焚於中衢臭聞百里外人皆異之戊寅詔幸鄴魏勞軍以皇子承訓爲東京留守　馮道李崧和凝自鎮州還漢己卯以崧爲太子太傅凝爲太子太保　庚辰漢主劉知遠發大梁・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爲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終南山路子午谷路也　戊戌漢主劉知遠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於漢主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主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於執政掬糞壤實其口示受陵辱而不敢言也　蘇逢吉楊邠密以白漢主漢主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聲言車

竭至即降漢主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彥超固請攻城漢主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即蕭翰所留見上五月漢主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漢主盡殺之於繁臺之下繁臺在大梁丁度曰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曰繁臺薛史曰繁臺即梁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張璉入鄴都助重威事始上七月漢主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漢主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用此何爲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金鄉縣唐初屬濟州後屬兗州九域志屬濟州在州東南九十里及食竭力

盡甲戌遣德超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宏璉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漢主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瘠無人狀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幷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爲殺杜重威市人噉其肉張本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漢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鄴魏相去百五十里行周彥超既交惡接境而

處必不相安故力辭)己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宏肇領歸德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義武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徙彥超爲天平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 吳越王錢宏倧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宏倧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爲胡進思廢宏倧張本) 十二月丙戌漢主劉知遠發鄴都 蜀主孟昶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雄武都押牙秦州都押牙也)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諭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張虔釗以潞王之亂攻鳳翔而敗降蜀何重建以契丹入中國降蜀故蜀主用之以經略岐雍)宣徽使韓保貞爲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旣遣使招侯益又臨之以兵脅之)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

谷以援長安從趙匡贊之請也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辛卯漢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以散騎常侍李穀權判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輿者梁時屢攝畿佐居中牟素有材幹穀即署攝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衛卒數千佐德輿德輿遂悉擒賊黨其魁有二一即縣佐史一即御史臺吏捜其家得金玉貨財無算自是行者無患

癸巳漢主劉知遠至大梁　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脩讓不協謀襲殺脩讓復以福州降唐脩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李仁達據福州事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開運二年　乙未漢追立皇子承訓為魏王　蜀鳳翔節度使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己酉鮑脩讓

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錢宏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吳越王錢宏倧性剛嚴憤忠獻王宏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宏倧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宏倧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案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倧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宏倧為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宏倧責之進思懼會歲將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宏倧題詩以寓意進思見之大懼知必殺己愈不自安宏倧與內牙指揮使何

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邱昭券辯史吳越王鏐母水邱氏昭券蓋外戚也昭券以爲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宏倧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庚戌晦宏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宏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宏倧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宏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宏俶於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宏倧之命承制授宏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宏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宏俶始視事進思殺水邱昭券及進侍鹿光鉉進侍吳越所置官名王左右者也光鉉宏倧之舅也進

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矜君子也奈何害之　是歲唐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唐蓋置安化軍於饒州王延政降唐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二年

戊申漢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祐立是歲西蜀三簿荊南高從誨卒子保融嗣　凡春正月乙卯漢大赦改元乾祐　漢主劉知遠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爲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爲党項所阻自唐長興以來西路党項部族劫掠使臣及外國進奉唐雖遣兵討之莫能遏止乞兵應接詔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因應接回鶻使者之名以出師實則經略關右初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言趙延壽受囚於契丹而入北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蹄涔謂牛馬所踐之迹因

而停水處也非盈尺之鱓所可容身以論蜀小國勢不能容捐匡贇公必擯之匡贇乃遣恕奉表於漢請入朝景崇尋來行而恕至漢主問恕匡贇何爲附蜀對曰匡贇自以身受厲官父在虜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爲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漢主曰匡贇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贇乎即聽其入朝矣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五代會要帝生於唐乾甯二年二月四日景崇等將行漢主召入臥內敕之曰匡贇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觀望當以便宜從事　己未漢主劉知遠更名暠漢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爲太師　壬戌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私第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爲進思等害弘倧而不克張本　漢主

漢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豫　還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自大散關以北逶迤於岐亦夾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謂之秦川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本道謂晉昌一道　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爲趙思綰據長安反張本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案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丑漢主爲大漸楊邠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劉信亟遣之鎮劉信以從弟之親典侍衛故楊

邠忌之道就鎮許州信不得來辭雨泣而去漢主召蘇逢吉楊邠史宏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於萬歲殿逢吉等秘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并其子宏璋宏璉宏璨皆斬之晉公主及內外親戚一切不問磔重威屍於市市人爭啖其肉吏不能禁斯須而盡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八　蜀韓保貞聞祐誠引兵自隴州還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於蜀天福十二年何重建附蜀至是以兵劫與俱西　丁亥漢尊皇后曰皇太后　蜀廷大臣知成德節度白刊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節度劉在明代之　癸巳漢大赦

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宏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宏倧以絕後患宏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宏倧闔戶拒之大呼求救溫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於庭中入告宏俶（自臨安入錢唐告其事）宏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宏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宏倧由是獲全　漢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密旨謂高祖臥內使崇從事之命也）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誘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戊戌益入朝漢主承祐問何故召蜀兵對曰臣欲誘致

而殺之漢主哂之　蜀張虔釗自恨無功癸卯至興州慙恚而卒

漢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宏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

朝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七終